

28990

基本館藏

胡風反革命集團 的罪惡活動



通俗讀物出版社

519
022

902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惡活動

通俗讀物出版社

內容說明

本書彙編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部分材料，這些材料具體地揭露了這個反革命集團的罪惡活動。書的代序是夏衍同志的“關於胡風事件的一些認識問題”一文，文中指出了，應該怎樣正確認識胡風反革命事件和對胡風反革命集團進行鬥爭中，應該吸取些什麼教訓。書中並附有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七幅插圖，這些插圖都很形象，也可以幫助我們認識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本質。

書號：0515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惡活動

編輯者：通俗讀物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
(北京香鍋胡同73號)

印刷者：天津市第一印刷廠
天津和平路377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

開本：737×1092 1/32

印數：1—43,000

字數：83千字

1955年9月第一版

印張：4 1/4

195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3)二角七分

編者的話

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剝掉了這個反革命集團的一切偽裝。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惡事實，震驚了許多警惕性不高或簡直喪失了警惕性的人們，激起了廣大人民的憤怒。

現在，全國人民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展開了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和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激烈鬥爭。爲了配合這場驚心動魄的政治鬥爭，我們收集了一部分各地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惡歷史和罪惡活動的材料，輯成這本書出版。

反革命分子胡風和他的反革命集團，暗藏在人民內部二十多年，用兩面派的手法進行了許多反革命的罪惡活動。從這本書所收集的極不完全的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到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社會基礎和階級基礎，可以看到他們怎樣披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用文藝形式偽裝起來，有綱領、有計劃、有組織原則、有戰略策略地向革命進行猖狂的進攻。

爲了幫助讀者在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得到更清楚的認識，我們把夏衍同志的“關於胡風事件的一些認識問題”一文，放在這本書的前面。我們還選用了一些發表在全國各報刊上的漫畫，作爲本書插圖，以便讀者形象地了解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真面目。

許多事實證明，暗藏的敵人絕不只是胡風反革命集團。

“……其他潛伏在我國大陸上的反革命分子，他們之中，有的是過去罪惡多端，血債纍纍，殘殺人民的劊子手，有的是日本、美蔣的特務分子，他們之中有的已經鑽到革命隊伍裏來了，有的還繼續潛伏在各地。”（人民日報，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四日第三版）革命事業的前進和敵人的垂死掙扎是極為尖銳、複雜的激烈鬥爭。由於我們有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有強大的革命政權，反革命分子往往不敢公開他們的反革命行徑，而是更狡猾更陰險地進行反革命的活動。這就需要我們從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擦亮眼睛，提高政治警覺性，為堅決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鬥爭。

我們希望廣大讀者結合本書收集的這些揭發胡風反革命集團罪惡活動的材料，更深入地學習人民日報發表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和編者按語，以及人民日報有關這一事件的社論，使我們不僅善於辨別在正常情況下從事活動的好人和壞人，而且善於辨別在特殊情況下從事反革命活動的分子，以保衛我們的革命事業，達到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目的。

一九五五年七月

目 錄

- 關於胡風事件的一些認識問題…………… 夏 衍 (1)
- 从胡風对地主家庭的態度看他一貫的
反革命立場…………… (13)
- 我所看見的胡風的嘴臉…………… 宋之的 (22)
- 胡風在土地改革中的反革命活動…………… 林向北 (26)
- 胡風分子彭柏山在上海的一些罪惡活
動…………… 黎家健 (30)
- 胡風分子刘雪葦在上海的反革命罪行…………… (42)
- 蘆甸的反革命行徑…………… 張学新、陳 因 (48)
- 阿壠、蘆甸、魯黎等胡風分子在天津的
反革命活動…………… (56)
- 控訴阿壠，批判自己…………… 侯紅鵝 (61)
- 曾卓在武漢市文联幹了些甚麼…………… 宋玉田等 (68)
- 剝掉反革命分子方然的僞裝…………… 亦 成 (73)
- 混充“詩人”的老牌美蔣特務——綠原…………… (81)
- 路翎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反革命活動…………… 李家興 (86)
- 胡風集团骨幹分子賈植芳的醜惡面目…………… 習 平 (92)
- 徹查胡風反革命集团骨幹分子謝韜的
罪行…………… 俞聖祺 (97)
- 胡風的骨幹分子張中曉的醜惡嘴臉…………… 徐慧弟等 (103)

冀沅在浙江文联創作組的陰謀活動·····	聞竹雨 (106)
反革命分子牛漢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陰謀 活動·····	潔 聖 (111)
揭露胡風分子張禹(王思翔)的反革命罪 行·····	朱子程等 (117)
胡風黨羽們的“退却”陰謀·····	王若望 (122)

插 圖 目 次

蔣匪在哭嚎·····	文 兵 (11)
反革命的別動隊·····	英 韜 (12)
血肉相連·····	姚治華、簡 秋 (17)
扒手·····	華君武 (52)
“挖心戰”·····	裘 沙 (66)
胡風集團裏的詩人·····	韋啓美 (81)
隔海遙祭·····	方 成、鍾 靈 (121)

關於胡風事件的一些認識問題

——代序——

夏 衍

自從“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之後，廣大的讀者已經看清楚了一個基本事實，這就是：胡風集團決不是什麼文藝界少數野心家的小集團，而是直接受美蔣匪幫指揮的長期隱藏在革命陣營裏面的反革命集團，胡風集團所反對的決不是文藝界的少數領導幹部，而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整個革命事業。這一認識大大的激發了廣大人民羣衆的革命熱情和政治警覺性，提高了一對一切僞裝的敵人的辨別能力，無疑的是我們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一個巨大的勝利。但是，由於許多讀者還缺乏階級鬥爭的經驗，——特別是還缺乏在勝利的情勢下進行階級鬥爭的經驗，所以對於這樣一場嚴重的、驚心動魄的鬥爭，或多或少的還存在着一些天真的想法和看法。有的同志說：胡風及其一派入只不過發表一些文藝理論，文藝作品，儘管這些理論錯誤，作品不行，那麼充其量也不過使我們的革命文藝事業遭受損害，他們沒有手槍炸彈，造不了反，為什麼要在全國規模大張旗鼓地來揭露聲討？有的同志說：報紙上揭露和聲討胡風集團罪行的文章

連篇累牘，形成了一面倒的形勢，呂榮在會議上替胡風辯護就受到了斥責，是不是“不很民主”？有的同志說：照現在發表的材料來看，胡風集團無疑的是一個反革命集團，那麼這樣一批人爲什麼能够在進步陣營裏面隱藏了二十多年？他們憑什麼能鑽進黨內、軍內、國家機關內、人民團體內、文化機關內、企業機關內？又憑什麼能鑽得這麼深這麼廣？也還有些同志說：既然駁証確鑿，証實了胡風集團是一個反革命組織，那麼嚴厲鎮壓不就完了，爲什麼要整版整版地發表文章，廣泛地展開討論？現在，我就想在這篇短文裏談談這一類問題。

第一個問題。胡風及其一派人僅僅只是一羣有宗派成見，有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文化人麼？過去我們這樣想過，可是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陸續發表之後，証明這種想法實在太天真了。假如他們只是一個文藝界的野心家集團，其活動的目的只不过是爭奪文藝界的領導地位，那麼他們爲什麼不進行正正當當的理論鬥爭，而要採取種種見不得人的“鬼鬼祟祟的、隱蔽的方法”呢？爲什麼寫密信的時候要用特別約定的“代號”，爲什麼連自己的名字都要用代名化名，爲什麼寄信也要盜用“人民日報”、“解放日報”、“青年報”的信紙信封來矇混旁人呢？假如只是爲了要貫徹他們的文藝上的主張，爲什麼要用尽心機地派遣坐探，竊盜黨內的重要秘密文件呢？爲什麼要千方百計地派遣他的黨徒鑽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各個部

門裏面去呢？爲什麼任何一個部門只要有了一個胡風分子，這個地方就會生出一些古怪的問題來呢？這一連串問題不都是很难用常情來解釋麼？假如認爲沒有手槍炸彈就不能進行反革命，假如認爲“不帶槍的敵人”比帶槍的敌人要好些，那麼，這種看法不僅太天真，應該說是太危險了。我們中國有一句古話：“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讓我們想一想：明火執杖地從外面打過來的敌人危險呢，還是化裝潛伏在臥榻之側的內奸危險呢？用人身來作比喻，還是刀割針刺的外傷危險呢，還是“鑽到肚皮裏”或者“鑽到肝臟裏”的癌菌危險呢？手槍炸彈可以殺傷我們的人命，破壞我們的事業，可是，和打進黨內軍內政府內，挑撥離間，造謠中傷，竊盜情報，乘機破壞等等罪行比較起來，究竟那一種的危險性、危害性更大些呢？用手槍炸彈可以造反，用筆、印刷機、報紙、書刊何嘗不可以造反？在過去一個很長的時期之內，胡風及其反革命集團不僅用他們自己的筆和嘴來反對黨、反對革命，而且，這個反革命集團不是還利用乃至佔領了人民的報紙、刊物、出版機關來反對黨反對革命麼？這個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不是以黨和政府的幹部的姿態（如劉雪葦、彭柏山、曾卓），在大会小會、在廣播電台、在學校講壇上發表他們反動的言論麼？這些實行“挖心戰”的敌人不危險，還有什麼敌人更危險呢？我們要好好研究一下胡風密信中的反革命策略，再好好地精讀一下附在這些材料中間的“人民日報”的

編者按語，這些按語都是教育我們擦亮眼睛，提高辨別能力的最精闢的教科書，精讀這些按語，我們的警惕性就會提高，我們的階級立場就會堅定。

第二個問題。我們現在是不是還該讓胡風這一派人發言？現在的做法是不是“不很民主”？有這種想法的人，要麼就是太天真，太不了解我們和胡風集團鬥爭過來的歷史，要麼就是根本沒有學習過毛澤東同志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就是說，還沒有分清楚人民和人民的敵人的立場界限。應該說，對待胡風及其反革命集團，我們過去實在是太民主了。單從胡風混進“左聯”的時候說起，除開他們的密信之外，他們公開寫文章寫作品罵黨、罵馬克思主義、罵黨員作家、罵進步的、跟着黨走的民主人士，整整罵了二十多年（他們罵人用盡了一切惡毒下流的話，材料裏已經揭發得很多了），我們對他呢，用胡風自己的話，一直是“引導”、“教導”、“規勸”和“期待”。直到他們去年夏天“拋”出了向黨瘋狂進攻的“意見書”之後，我們也還只是“在理論上”給了他們一些批評而已。他反了我們二十年，罵了我們二十年，我們對他只不過是“教導”、“批評”，這能說不民主麼？再說，五月十三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整兩版胡風的“言論”，前面一版是胡風的文章，後面一版是胡風的密信，正面是他說的，反面也是他說的，還能說不民主麼？其實，問題不在這裏，問題在於對這場鬥爭，我們自己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上？站在人民的立場

呢？还是站在反人民的立場？最近出版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小冊子第六十八頁到七十頁，有一段極其精闢的新增加的按語，這段按語，希望有這種想法的同志讀它十遍八遍，再仔細地“自省”一番。這按語說：

“胡風所謂‘輿論一律’，是指不許反革命分子發表反革命意見。這是確實的，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在國際國內尚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的時代，奪取了國家權力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對於革命的反抗，制止他們的復辟活動，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這就使胡風等類反革命分子感到‘輿論一律’對於他們的不方便。他們感到不方便，正是我們的目的，正是我們的方便。”

這一段新增的按語，字字擲地作金石聲，足以發聾振聵，教育我們學會在這種具體鬥爭中站穩立場，分清敵我的本領。只有分清了敵我，站穩了立場，我們才能激發起革命的熱情，才能勇猛地站到鬥爭的前列來參加戰鬥。這一節按語中有兩句話非常重要：“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我們近來大張旗鼓地聲討胡風，台灣匪幫就感到十分難受，躲在國內的特務分子也感到十分難受。對於他們的難受，我們應該大大的開心，應該大

大的鼓掌。這難道還有疑問麼？假如，特務分子難受而你也覺得難受起來，這不是“階級本能”作怪還是什麼？

第三個問題。胡風反革命集團為什麼能隱藏得這麼久，鑽得這麼廣、這麼深？主要是因為胡風反革命集團有三個不同於其他反革命集團的特點。第一，他們不是從共產黨和革命陣營外面來反黨反革命，而是用兩面派手法，披上革命外衣，裝成馬克思主義者，鑽到黨內和進步團體內部來反黨反革命，這就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言辭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用擁護共產黨的姿態來反對共產黨，這也就是中國舊小說裏妖魔變成好人、狐狸變成美女來騙人的方法。從已經揭露的材料證明，胡風在一九二五年退出共產主義青年團之後，就在江西“剿共”軍中做過反共的政治工作，這是正面反共，用國民黨“剿共”的面目來反共。後來，覺得這樣幹不行了，或者作用不大了，就採取了另一種方法，把自己扮成一個滿口馬克思主義的“文藝工作者”。其實，什麼文藝工作，什麼“現實主義”，什麼“仁愛的胸懷”，一切都是化裝，都是妖魔和狐鬼的變形變態。人們怕妖怪，但是人們不一定能認出妖怪變成的美女。特別是在二十年前，我們都還沒有和這一種敵人鬥爭的經驗。這就是胡風能夠混進來和能夠隱藏下來的原因之一；第二，由於胡風及其許多骨幹分子是同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聯繫的一羣反革命分子，所以除開他們有整套和我們黨的主張針鋒相對的綱領之外，他們很懂得一些反

革命的地下工作的策略，他們有長期的階級鬥爭的經驗，他們會做各種形式的鬥爭——合法鬥爭和非法鬥爭，而且，由於他們是自覺的“變色的蜥蜴”，所以一方面善於適應環境來偽裝自己，另一方面又經常警惕，防止暴露真相。胡風初入“左聯”，在用欺騙手段取得魯迅先生的信任之前，他的態度決不像後來那樣的囂張和狂妄。現在看來，胡風所採取的，正是像美帝國主義今天所執行的“實力地位政策”。騙人、唬人、聯絡人、組織小宗派，樹立地位，然後靠這些逐漸積累起來的資本來做反革命的買賣。在上海、在重慶、在香港，常常是我們愈去“團結”他，他就愈蠻橫，我們一開始和他鬥爭，他就會出乎意外的“沉着”和“裝死”。應該說，除了最後一着，“爲樂觀估計所蔽，終於冒進”之外，胡風一向是步步爲營，“用兵謹慎”的。我們麻痹大意，用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而他則一直把我們當作不共戴天的敵人，連作家協會派去的一個耳聾的通訊員也“不能不存戒心”。這就是胡風集團能夠長期隱蔽下來的原因之二；第三，胡風反革命集團和其他文藝上的小宗派不同，他們一方面有一個組織得很嚴密、有“組織原則”、有情報網、有經費的地下組織，另一方面又有一套類似封建性的、反動會道門的幫口形式（有人說，他們的骨幹分子都有“字輩”，如方然、方典；羅石、羅飛、羅洛等等）。這批人以什麼成份和思想基礎組織起來的呢？把底子揭開來看就一點也不奇怪了，原來這個集團

的骨幹分子極大部分都是反動軍官、職業特務、叛徒、自首變節分子、托派、和混在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從這個成份分析就可以看出，這一批人，決不是沒有經驗的反革命分子。他們懂得偽裝，懂得如何“鑽”進來，懂得如何“滑過去”，在必要的時候他們也“甘願在大家眼前頌揚自己所敵視的黨的觀點，……只求把自己保存在黨裏面，保存在工人階級中間，以便有可能來危害工人階級和它的黨”（註）。這就是胡風反革命集團能夠用兩面派的方法鑽進革命陣營並且能夠長期隱蔽的第三個原因。當然，更應該指明，不管這些陰險狡猾的敵人裝扮得如何巧妙，但他們反革命的尾巴總是掩蓋不住的，只要廣大的人民羣衆提高了政治覺悟，擦亮了眼睛，那麼，不管怎樣巧妙偽裝的敵人，終歸是會在人民面前現出原形的。

第四個問題。胡風集團既然是反革命集團，那麼嚴厲鎮壓不就完了，為什麼要大事宣傳和展開討論？回答這個問題，應該從兩個方面來說。第一，在社會主義革命——即社會主義改造時期，被消滅了的階級和將要被消滅的階級敵人往往會運用像胡風反革命集團這一類偽裝進步的兩面手法，打入革命陣營內部來進行反革命活動，因此，胡風事件是一個帶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事件。從這一事件吸取經驗教訓，教育廣大人民，對於我們人民正在大力從事

（註）“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中文版，三五八頁。

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具有極其重大的教育意義。在今天，正因為我們的黨和政府在全國人民中間享有無限的威信，全國人民一致公認中國共產黨是領導我們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核心力量，一致公認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所以，我們的敵人要正面的、公開的反对共產黨、反对馬克思列寧主義，就一定会立即遭受到廣大人民的反对和唾棄，因此，他們就不得不竭力掩藏他們自己的真實面貌，隨時隨地變換自己的手法，用“變色蜥蜴”的戰術，鑽進和隱藏在我們的革命隊伍裏面，來進行反革命的勾當。現在，胡風反革命集團已經被揭發了，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階級敵人用這種戰術鑽進來的，“決不只是胡風分子，還有更多的其他特務分子或壞分子鑽進來了”。這是一件需要我們引為鑑戒、長期警惕的事情。其次，更重要的是從胡風事件中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我們的眼睛不亮，不善於辨別好人和壞人。我們善於辨別在正常情況之下從事活動的好人和壞人，但是我們不善於辨別在特殊情況下從事活動的某些人們。”（“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序言）我們容易被“假象”所迷惑，我們常常把壞人當作好人。在這一點，胡風事件給了我們以一次極其生動、極其深刻的教育。胡風分子利用了我們的麻痹大意，警惕性不高，利用了我們某些人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不團結現象，胡風分子更是十分巧妙地利用了我們之中某些人的牢騷、不滿情緒。因此，關於胡風事件

的“材料”以極大的尖銳性和鮮明性教育了我們，使我們懂得和学会在目前階級鬥爭的特殊環境中，如何提防敵人，識別敵人，如何提高自己，堅定自己。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是必要的、重要的，但從這種驚心動魄的事件中吸取教訓，大大的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和政治敏感，学会辨別偽裝的敵人的本領，就更為必要，更為重要。

祖國的社会主義建設事業方才開始，我們正在為着這一美好的未來，而傾注着我們無限飽滿的精力。那麼，我們的偉大事業，能讓万惡的敵人來破壞麼？這一偉大而光榮的事業，能讓它因為我們的麻痹大意、警惕不高而遭到損失麼？不能，絕對不能。那麼，讓我們積極的參加這一場鬥爭，在鬥爭中鍛鍊我們自己，“使我們的革命專政大大地鞏固起來，以便將革命進行到底，達到建成偉大的社会主义國家的目的”吧。

（原載“中國青年”一九五五年第十三期，
經作者同意，本社略有刪改）